

21

作品集

金庸

天龍八部

壹

金庸作品集

天龍八部

21

壹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龙八部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7-1

I. 天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197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8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天龙八部

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: 510121)

花城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邮编: 510075)

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印刷

(地址: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菡塘路 61 号 邮编: 524002)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: 1458 千 印张: 56.125

印数: 47001-52000 册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7 次印刷

策 划: 欧阳群 责任编辑: 柳宗慧 朱 颀

责任校对: 梁笑玲 封面设计: 张 朋

发行专线: 020-83793214 020-83781097

ISBN 7-80655-337-1/I·51

定价: 96.00 元 (全五册)

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释 名

“天龙八部”这名词出于佛经。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、比丘等说法时，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。如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：“天龙八部、人与非人，皆遥见彼龙女成佛”。“非人”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。“天龙八部”都是“非人”，包括八种神道怪物，因为以“天”及“龙”为首，所以称为“天龙八部”。八部者，一天，二龙，三夜叉，四乾达婆，五阿修罗，六迦楼罗，七紧那罗，八摩呼罗迦。

“天”是指天神。在佛教中，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，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、更长久的福报而已。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，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，也是要死的。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：衣裳垢腻、头上花萎、身体臭秽、腋下汗出、不乐本座（第五个征状或说是“玉女离散”），这就是所谓“天人五衰”——是天神最大的悲哀。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。

“龙”是指龙神。佛经中的龙，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，不过没有脚，有时大蟒蛇也称为龙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，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。佛经中有五龙王、七龙王、八龙王等等名称。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，认为水中生物以龙的力气最大，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“龙象”，如“西来龙象”，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。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大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。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，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，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。龙王之中，有一位叫做沙竭罗龙王，他的幼女八岁时到释迦牟尼

尼所说的灵鹫山前，转为男身，现成佛之相。她成佛之时，为天龙八部所见。

“夜叉”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，有“夜叉八大将”、“十六大夜叉将”等名词。“夜叉”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，又有敏捷、勇健、轻灵、秘密等意思。《维摩经》注：“什曰：‘夜叉有三种：一、在地，二、在空虚，三、天夜叉也。’”现在我们说到“夜叉”都是指恶鬼。但在佛经中，有很多夜叉是好的，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“维护众生界”。

“乾达婆”是一种不吃酒肉、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，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，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。“乾达婆”在梵语中又是“变幻莫测”的意思，魔术师也叫“乾达婆”，海市蜃楼叫做“乾达婆城”。香气和音乐都缥缈隐约，难以捉摸。

“阿修罗”这种神道非常特别，男的极丑陋，而女的极美丽。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，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，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，互相妒忌抢夺，每有恶战，总是打得天翻地覆。我们常称惨遭轰炸、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“修罗场”，就是由此而来。大战的结果，阿修罗王往往打败。有一次他大败之后，上天下地，无处可逃，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。阿修罗王性子暴躁、执拗而善妒。释迦牟尼说法，说“四念处”，阿修罗王也说法，说“五念处”；释迦牟尼说“三十七道品”，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，说“三十八道品”。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。阿修罗王权力很大，能力很大，就是爱搞“老子不信邪”、“天下大乱，越乱越好”的事。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，《大智度论·卷三十五》：“阿修罗其心不端，故常疑于佛，谓佛助天。佛为说‘五众’，谓有六众，不为说一；若说‘四谛’，谓有五谛，不说一事。”“五众”即“五蕴”，五蕴、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。阿修罗听佛说法，疑心佛偏袒帝释，故意少说了一样。

“迦楼罗”是一种大鸟，翅有种种庄严宝色，头上有一个大瘤，是如意珠。此鸟鸣声悲苦，以龙为食。旧说部中说岳飞是“大鹏金翅鸟”投胎转世，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。它每天要吃一个龙王及

五百条小龙。到它命终时，诸龙吐毒，无法再吃，于是上下翻飞七次，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。因为它一生以龙（大毒蛇）为食物，体内积蓄毒气极多，临死时毒发自焚。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，作纯青琉璃色。

“紧那罗”在梵语中为“人非人”之意。他形状和人一样，但头上生一只角，所以称为“人非人”，善于歌舞，是帝释的乐神。

“摩呼罗迦”是大蟒神，人身而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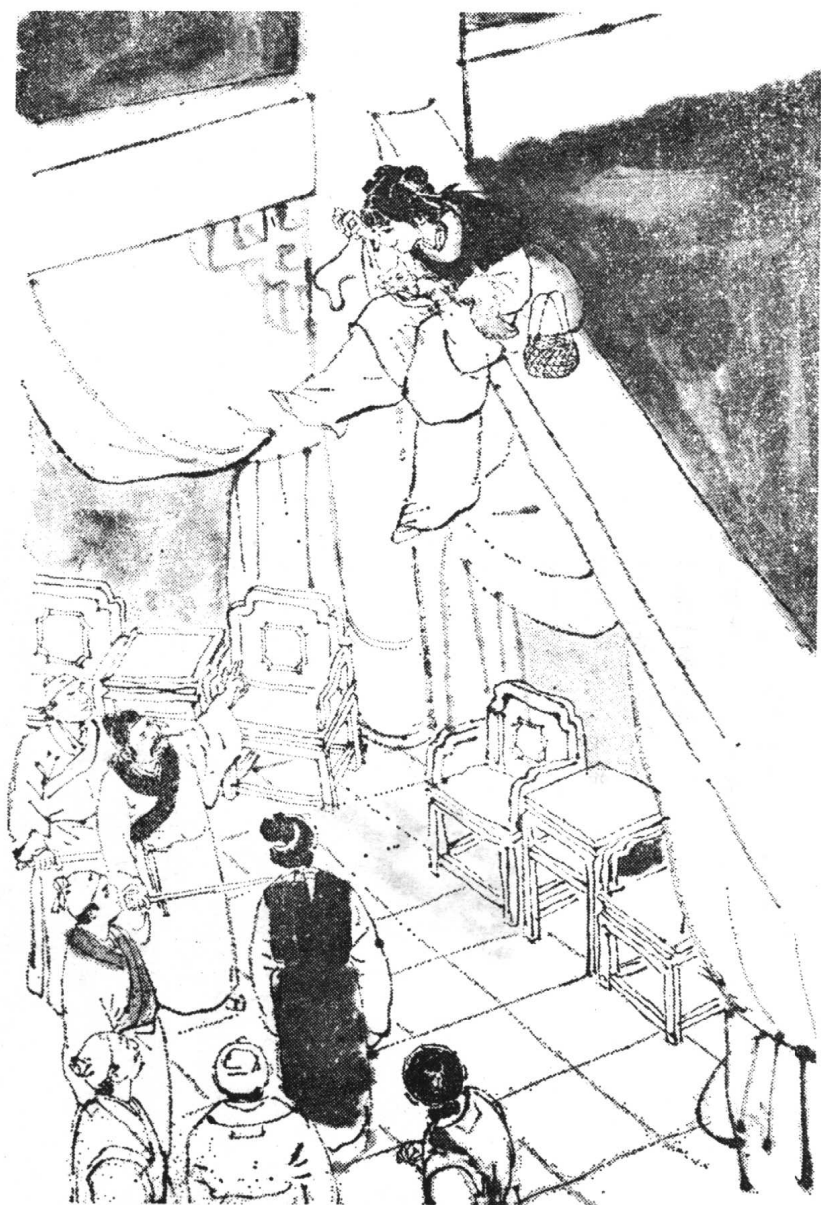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小说以《天龙八部》为名，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。

大理国是佛教国家，皇帝都崇信佛教，往往放弃皇位，出家为僧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。据历史记载，大理国的皇帝中，圣德帝、孝德帝、保定帝、宣仁帝、正廉帝、神宗等都避位为僧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所写的南帝段皇爷，就是大理国的皇帝。《天龙八部》的年代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之前。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、绍圣年间，公元 1094 年前后。

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，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，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，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。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，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，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，就像《水浒》中有母夜叉孙二娘、摩云金翅欧鹏。

目
录

一	青衫磊落险峰行	5
二	玉壁月华明	39
三	马疾香幽	75
四	崖高人远	107
五	微步縠纹生	147
六	谁家子弟谁家院	183
七	无计悔多情	215
八	虎啸龙吟	247
九	换巢鸾凤	281
十	剑气碧烟横	325
(以上回目调寄“少年游”·本意)		



梁上少女格格

娇笑，赞道：『乖绍

儿！』右手两根手指

抓着一條小蛇的尾巴，

倒提起来，在绍儿面前晃动。

那绍儿伸出前脚抓住，张口便吃。



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

青光闪动，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，指向中年汉子左肩，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，腕抖剑斜，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。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，铮的一声响，双剑相击，嗡嗡作声，震声未绝，双剑剑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，直砍少年顶门。那少年避向右侧，左手剑诀一引，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。

两人剑法迅捷，全力相搏。

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。上首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，铁青着脸，嘴唇紧闭。下首是个五十余岁的老者，右手捻着长须，神情甚是得意。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，身后各站着二十余名男女弟子。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十余位宾客。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角斗。

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七十余招，剑招越来越紧，兀自未分胜败。突然中年汉子一剑挥出，用力猛了，身子微微一晃，似欲摔跌。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“嗤”的一声笑。他随即知道失态，忙伸手按住了口。

便在这时，场中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，击向那汉子后心。那汉子向前跨出一步避开，手中长剑蓦地圈转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剑，腿下一个踉跄，长剑在地下一撑，站直身子待欲再斗，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，笑道：“褚师弟，承让，承让，伤得不厉害么？”那少年脸色苍白，咬着嘴唇道：“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。”

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东宗已胜了三阵，看

来这‘剑湖宫’又要让东宗再住五年了。辛师妹，咱们还须比下去么？”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“左师兄果然调教得好徒儿。但不知左师兄对‘无量玉壁’的钻研，这五年来可已大有心得么？”长须老者向她瞪了一眼，正色道：“师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规矩？”那道姑哼了一声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

这老者姓左，名叫子穆，是“无量剑”东宗的掌门。那道姑姓辛，道号双清，是“无量剑”西宗掌门。

“无量剑”原分东、北、西三宗，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式微，东西二宗却均人材鼎盛。“无量剑”于五代后唐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，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。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，每隔五年，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，获胜的一宗得在剑湖宫居住五年，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。五场斗剑，赢得三场者为胜。这五年之中，败者固然极力钻研，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，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。北宗于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，五年后败阵出宫，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迁往山西，此后即不再参与比剑，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讯。三十五年来，东西二宗互有胜负。东宗胜过四次，西宗胜过两次。那龚姓中年汉子与褚姓少年相斗，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，姓龚的汉子既胜，东宗四赛三胜，第五场便不用比了。

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，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，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。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。只坐在最下首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，偏是他在那龚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嗤的一声笑。

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五德而来。马五德是大茶商，豪富好客，颇有孟尝之风，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，他必竭诚相待，因此人缘甚佳，武功却是平平。左子穆听马五德引见之时说这少年姓段，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，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，左子穆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。心想他多半是马五德的弟子，这马老儿自身的功夫稀松平常，调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哪里去，是以连

“久仰”两字也懒得说，只拱了拱手，便肃入宾座。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当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虚招诱敌之时，失笑讥讽。

当下左子穆笑道：“辛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，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，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是侥幸。褚师侄年纪轻轻，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，前途当真不可限量，五年之后，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，呵呵，呵呵！”说着大笑不已。突然眼光一转，瞧向那段姓青年，说道：“我那劣徒适才以虚招‘跌扑步’获胜，这位段世兄似乎颇不以为然。便请段世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？马五哥威震滇南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。”

马五德脸上微微一红，忙道：“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。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，怎配做人家师父？左贤弟可别当面取笑。这位段兄弟来到普洱舍下，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，便跟着同来，说道无量山山水清幽，要来赏玩风景。”

左子穆心想：“他若是你弟子，碍着你的面子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，既是寻常宾客，那可不能客气了。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‘无量剑’东宗的武功，若不叫他闹个灰头土脸地下山，姓左的颜面何存？”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，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？”

那姓段青年微笑道：“在下单名一誉字，从来没学过什么武艺。我看到别人摔跤，不论他真摔还是假摔，忍不住总是要笑的。”左子穆听他言语中全无恭敬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气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好笑？”段誉轻摇手中折扇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一个人站着坐着，没什么好笑，躺在床上，也不好笑，要是躺在地下，哈哈，那就可笑得紧了。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，那又作别论。”左子穆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，不禁气塞胸臆，向马五德道：“马五哥，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？”

马五德和段誉也是初交，完全不知对方底细，他生性随和，段誉要同来无量山，他不便拒却，便带着来了。此时听左子穆的口气甚是着恼，势必出手便极厉害，大好一个青年，何必让他吃个大亏？

便道：“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，咱们总是结伴来的。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，未必会什么武功，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。这样吧，老哥哥肚子也饿了，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，咱们贺你三杯。今日大好日子，左贤弟何必跟年轻晚辈计较？”

左子穆道：“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，那么兄弟如有得罪，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。光杰，刚才人家笑你呢，你下场请教请教吧。”

那中年汉子龚光杰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，当下抽出长剑，往场中一站，倒转剑柄，拱手向段誉道：“段朋友，请！”段誉道：“很好，你练吧，我瞧着。”仍是坐在椅中，并不起身。龚光杰登时脸皮紫涨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段誉道：“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晃去，想是要练剑，那么你就练吧。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，可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那也不妨瞧着。”龚光杰喝道：“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，咱们比划比划。”

段誉轻挥折扇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师父是你的师父，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。你师父差得动你，你师父可差不动我。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，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。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，我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痛，四来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说不比，就是不比。”

他这番话什么“你师父”“我师父”的，说得犹如绕口令一般，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，忍不住都笑了出来。“无量剑”西宗双清门下男女各占其半，好几名女弟子格格娇笑。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，霎时间一扫无遗。

龚光杰大踏步过来，伸剑指向段誉胸口。喝道：“你到底是真的不会，还是装傻？”段誉见剑尖离胸不过数寸，只须轻轻一送，便刺入了心脏，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，说道：“我自然真的不会，装傻有什么好装？”龚光杰道：“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是何人门下？受了谁的指使？若不直说，莫怪大爷剑下无情。”

段譽道：“你這位大爺，怎地如此狠霸霸的？我平生最不受瞧人打架。貴派叫做無量劍，住在無量山中。佛經有云：‘無量有四：一慈、二悲、三喜、四舍。’這‘四無量’么，眾位當然明白：與樂之心為慈，拔苦之心為悲，喜眾生離苦獲樂之心曰喜，於一切眾生舍怨親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。無量壽佛者，阿彌陀佛也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”

他嘮嘮叨叨地說佛念經，龔光杰長劍回收，突然左手揮出，啪的一聲，結結實實地打了他一個耳光。段譽將頭略側，待欲閃避，對方手掌早已打過縮回，一張俊秀雪白的臉頰登時腫了起來，五個指印甚是清晰。

這一來眾人都是吃了一驚，眼見段譽漫不在乎，滿嘴胡說八道地戲弄對方，料想必是身負絕藝。哪知龔光杰隨手一掌，他竟不能避開，看來當真是全然不會武功。武學高手故意裝傻，玩弄敵手，那是常事，但決無不會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為的。龔光杰一掌得手，也不禁一呆，隨即抓住段譽胸口，提起他身子，喝道：“我還道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，哪知竟是個膿包！”將他重重往地下摔落。段譽滾將出去，砰的一聲，腦袋撞在桌子腳上。

馬五德心中不忍，搶過去伸手扶起，說道：“原來老弟果然不會武功，那又何必到这里來廝混？”

段譽摸了摸額角，說道：“我本是來游山玩水的，誰知道他們要比劍打架了？這樣你砍我杀的，有什麼好看？還不如瞧人家耍猴兒戲好玩得多。馬五爺，再見，再見，我這可要走了。”

左子穆身旁一名年輕弟子一躍而出，攔在段譽身前，說道：“你既不會武功，就這麼夾着尾巴而走，那也罷了，怎麼又說看我們比劍，還不如看耍猴兒戲？這話未免欺人太甚。我給你兩條路走，要么跟我比划比划，叫你領教一下比耍猴兒也還不如的劍法；要么跟我師父磕八個響頭，自己說三聲‘放屁’！”段譽笑道：“你放屁？不怎麼臭啊！”

那人大怒，伸拳便向段譽面門擊去，這一拳勢夾勁風，眼見要

打得他面青目肿，不料拳到途中，突然半空中飞下一件物事，缠住了那少年的手腕。这东西冷冰冰、滑腻腻，一缠上手腕，随即蠕蠕而动。那少年吃了一惊，急忙缩手时，只见缠在腕上的竟是一条尺许长的赤练蛇，青红斑斓，甚是可怖。他大声惊呼，挥臂力振，但那蛇牢牢缠在腕上，说什么也甩不脱。忽然龚光杰大声叫道：“蛇，蛇！”脸色大变，伸手插入自己衣领，到背心掏摸，但掏不到什么，只急得双足乱跳，手忙脚乱地解衣。

这两下变故古怪之极，众人正惊奇间，忽听得头顶有人噗哧一笑。众人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少女坐在梁上，双手抓的都是蛇。

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，一身青衫，笑靥如花，手中握着十来条尺许长小蛇。这些小蛇或青或花，头呈三角，均是毒蛇。但这少女拿在手上，便如是玩物一般，毫不惧怕。众人向她仰视，也只是一瞥，听到龚光杰与他师弟大叫大嚷地惊呼，随即又都转眼去瞧那二人。

段誉却仍是抬起了头望着她，见那少女双脚荡啊荡的，似乎这么坐在梁上甚是好玩，问道：“姑娘，是你救我的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那恶人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”段誉摇头道：“我不会还手……”

忽听得“啊”的一声，众人齐声叫唤。段誉低下头来，只见左子穆手执长剑，剑锋上微带血痕，一条赤练蛇断成两截，掉在地下，显是被他挥剑斩死。龚光杰上身衣服已然脱光，赤了膊乱蹦乱跳，一条小青蛇在他背上游走，他反手欲捉，抓了几次都抓不到。

左子穆喝道：“光杰，站着别动！”龚光杰一呆，只见白光一闪，青蛇已断为两截。左子穆出剑如风，众人大都没瞧清楚他如何出手，青蛇已然斩断，而龚光杰背上丝毫无损。众人都高声喝起彩来。

梁上少女叫道：“喂，喂！长胡子老头，你干吗弄死了我两条蛇儿，我可要跟你客气了。”

左子穆怒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娃娃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心下暗暗纳罕，不知这少女何时爬到了梁上，竟然谁也没有知觉。虽说各人